

# 望一望，历史落脚的地方

陈晋



什么是历史？有多种多样的哲学表达。如果以时间和空间作观照，它就是在时空交汇处出现的特定而有影响的人物和人物演绎的事件。人们的历史记忆和历史感情，总是依赖时间地点和人物事件。时间地点是舞台，人物事

件是故事，把一个又一个舞台连接起来，就是人们说的大历史背景；把一组又一组故事连接起来，就构成了一出历史长剧。  
所以，我们捧读历史，翻阅长剧，常常是以时间为“经”，以地点为“纬”，去体会“历史经纬”的来龙去脉，去辨识“历史方位”的走向变化，去打量“历史坐标”的内涵高度。  
编辑这本书，大体缘于上面这个思考。  
在我们看来，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筚路蓝缕、风雨兼程的历史，也是由一个又一个历史坐标构成的。就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来说，它的策源地“坐标”，是1919年前后的北大红楼；它的“产房”，是1921年的上海石库门；被称为“母亲船”的，是1921年浙江嘉兴南湖的那艘“红船”。接下来，便是这艘“红船”出发后，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演绎出来的历史剧情，在中华大地上刻下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坐标。比如，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1927年秋冬的井冈山，开创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1931年11月的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5年1月的遵义，实现生死攸关的命运转折；1935年10月至1947年3月的陕北和延安，创造新局面，在抗日战争中淬炼为成熟而强大的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8年5月至1949年3月的西柏坡，中国共产党最后一个农村指挥

所，展开事关中国命运的大决战；1949年10月的北京天安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上面这些历史坐标，主要是立足于大的时代背景从宏观角度概括出来的。实际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历程，还有更多更具体更故事化更有场景感的历史坐标。比如：安源罢工、三湾改编、广州暴动、平江起义、古田军号、洪湖搏浪、左右江壮乡新潮、大别山红旗不倒、南梁挺进上脊梁、赤水记四渡传奇、金沙水拍大渡桥横、雪山理想草地生命、黄河渡口雄兵东征、会宁城头三军会师、重庆谈判风云跌宕、千里长江万船竞放、香山红叶浓郁时刻……  
这些如歌如诗、各有内涵的生动坐标，布满大江南北、黄河上下，矗立在城镇村落、高山平原。历史坐标遍山河，让史剧有了精彩的舞台，让历史有了落脚的地方，让大地有了红色的灵魂。山河耸起了坐标，大地便有了支点，历史就有了看点。  
于是，这本书起名为《望山河》（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所谓望，就是走近历史坐标，体会历史坐标，抒写历史坐标。历史坐标很难尽数，也难详写，本书选编了30篇有关抒写红色历史坐标的文章，基本按时间顺序排列。把它们串起来，从

“红楼”到“红船”，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大致能够看出中国革命历史坐标的整体特点，大致能够反映山河大地的红色看点。本书还收入7篇抒写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故乡的文章，这群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们的成长和情感，出发与使命，与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属于有特殊价值的红色历史坐标，自然属于历史落脚的地方。  
本书所收文章，有的是传播已久的名篇，有的是组稿新写的；有的是当事人写的，有的是作家写的，有的是党史专家写的；有的重在写事件过程，有的重在写人物形象，有的重在写主观感受；有的虚一些，有的实一些。风格不算统一，水平也不尽相同，但都力求能够做到以坐标观历史，并带有散文随笔特点，以期增强阅读的代入感。终归是希望读者能够沿历史坐标，去望一望山河，望一望历史落脚的地方。  
（作者系党史专家、《望山河》主编）



读有所得

## 故乡的温柔与怅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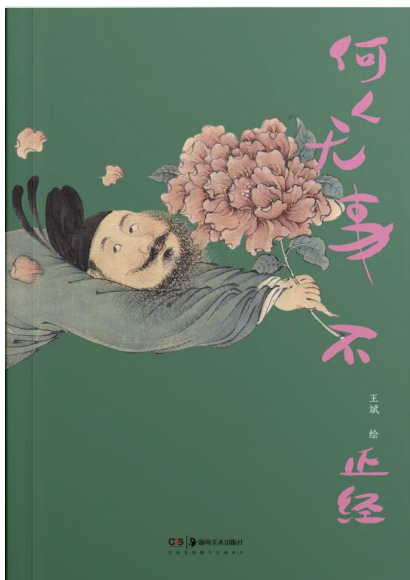
刘雪美

读吴佳骏的散文集《小魂灵》，心底牵扯着清晰的温柔和钻心的疼。诗意的文字里没有轰轰烈烈的慨叹，只有对回不去的故乡最细腻的触碰，温柔藏在乡土细碎、绵长的烟火里，悲悯、孤独、疼痛和悲伤，裹着泥土的气息，缠在乡土变迁的纹路里，而这些，早已与作者的骨血、灵魂融为一体。  
作者把对故乡的温柔，刻进了童年与乡土的日常生活里；是作者在夏日黄昏，看池塘被余晖染成蛋黄的天真；是将唯一一粒谷粒递给母亲时的纯粹；是母亲捻起谷粒笑时的温暖；是农人不与弱小蚂蚁争口粮的相惜；是视鹅为亲人，丢鹅时，老人痛哭的善；是丈夫为远去的妻子在院子周围种出一片花圃的温柔；是故乡最本真的模样——草木山川、人间烟火里最朴素的美好；是作者想起故乡时，心底最先漾起的那一点甜，是即便时光走远，也舍不得放下的念想。  
可这份温柔，终究被故乡的变迁覆上了悲伤与疼痛。曾经的水田长满荒草，再也见不到耕牛的身影，熟悉的草垛成了埋着村民汗水、村落往事的墓穴……故乡的模样一点点模糊，那些熟悉的、扎根在土地里的生活与美好，慢慢消失在时光里。这份看着故乡消逝却无力挽回的疼，像潮水般将作者淹没，也让每一个念乡的人，跟着揪紧了心。而故乡人的苦，更让这份疼痛添了重量；大男一世的贫穷，被病痛与饥饿消磨，衰老的气息连带着母亲一同笼罩；丢了鹅的老人失声痛哭，那只鹅是他的生计，是他的念想，丢了鹅，就像丢了亲人……作者看着故乡人的苦难与挣扎，心底的疼化作悲悯，渗进每一个文字里，对这片土地上的人，满是心疼与怜惜。  
孤独，更是作者回望故乡时，绕不开的情绪。这份孤独，藏在人与人之间那道永远跨不过的鸿沟里，哪怕是血脉相连的亲人，亲密相伴的爱人，也难真正抵达彼此的心底，所以有人只能走向山川河流、一花一石，安放无人懂的心事。这份孤独，也藏在故乡变迁的缝隙里，曾经的少年一心想翻过山峦走向远方，归来时却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脸上心上都刻着群山似的皱褶，望着依旧的群山，没了翻越的冲动，只剩物是人非的孤独。还有追蝶人从少年追到老年的执念，没有名字的孩子觉得自己是大地野孩子的茫然，哑巴夫妻相守却无言的疏离，被抛弃的女人的哭声伴着潮湿的夜路。故乡的人各有各的孤独，而作者站在时光的路口回望，看着回不去的故乡与身边的人事变迁，他自己也成了被孤独包裹的人。这份孤独，与故乡缠在一起，却无处安放。  
《小魂灵》的底色是温柔的，内核充满了悲悯与孤独。他念着故乡最初的美好，疼着故乡的变迁与荒芜，怜着土地上挣扎的乡人，也守着那份物是人非的孤独。那些藏在乡土庸常烟火里的情感，从来都不是作者一个人的情绪，而是每一个远离故乡、念着故乡的人，心底共通的怅惘——故乡的根，虽已回不去，但是它永藏心底，思念一生。

编者说

## “无事”中见人间清欢

曹昱阳



在效率至上、步履匆匆的当下，世人常将“正经”窄化为勤勉进取与功利追逐，亦将“无事”轻贬为虚度光阴与疏懒懈怠。王斌新作《何人无事不正经》，恰以水墨为骨、诗词为魂，重新阐释“正经”与“无事”的真义，用工笔雅韵绘写人间烟火，于古典意境中照见当代日常，为奔忙的现代人铺展一场从容自在的精神漫游。这部由湖南美术出版社推出的书画集，不只是笔墨丹青的汇萃，更是一剂温润的松弛良方，藏着中式审美里通透豁达的生活哲学。  
《何人无事不正经》全书以“乾坤容我懒”“岁月许我闲”“山水伴我悠”三卷次第铺展，如缓缓步入古意园林，清雅悠然，自成天地。其最可贵之处，在于以正统笔墨写现世生活，技法严谨而气韵灵动；线条简练洒脱，水墨温润清雅，构图疏朗通透，深得传统文人画写意之趣；却不泥古、不高冷，将通勤奔波、市井日常、职场心绪、寻常慵懒一一入画，使千年古意与当下生活无缝相融，古雅而不陈旧，鲜活而不浮夸，每一幅皆是现代人的生活写照。  
书中最见巧思者，是诗词与画意的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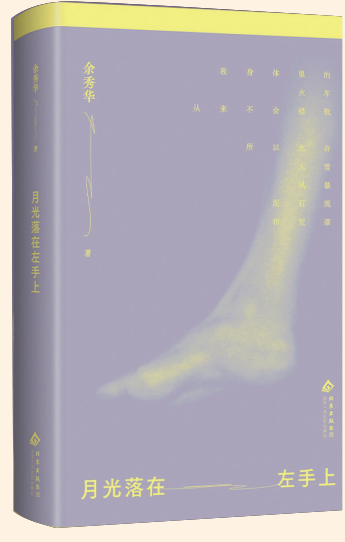
呼应。古典名句配以妥帖注解，使古人闲情与今人心境隔空共鸣；“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道尽奔波之人对安宁的向往；“山中何

事？松花酿酒，春水煎茶”，写尽世人渴求的慢生活意趣；“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点破最朴素的人间豁达；“一笑出门去，千里落花风”“身若白云任卷舒”，则写尽随心所欲的生命姿态。经典文辞不再是纸间晦涩文字，而是照进现实的生活态度，千年闲情与当代人的精神内耗、职场疲惫悄然共振，使传统文化于当下重获温润生机。  
“不正经”并非玩世不恭，而是挣脱世俗规训的清醒；所称“无事”，亦非虚度光阴，而是于喧嚣中守持本心、于忙碌中留一方精神自留地。画中芭蕉舒卷、荷风淡淡、梅影清疏、山水悠远，不为自然景致，更是中式审美“物我两忘”的境界，一草一木含情，一笔一墨见心。  
《何人无事不正经》最终传递的，是一种从容的生活美学；真正的正经，是认真生活亦懂得松弛，是奔赴理想亦不忘亲近自然，于世事纷扰中守持内心的从容与自在。这册笔墨闲书如一缕清风，拂去心头焦虑，使人懂得：人生不必时刻紧绷，偶得无事，方见人间清欢；心怀雅趣，便是最通透的正经人生。  
（作者系《何人无事不正经》编辑）

### 余秀华的“月光落在左手”

肖肖

“如果给你寄一本书，我不会寄给你诗歌；我要给你一本关于植物，关于庄稼的/告诉你稻子和稗子的区别/告诉你一棵稗子提心吊胆的/春天”，这首名为《我爱你的》诗，收录在诗人余秀华首部诗集《月光落在左手》的开篇。2015年，《月光落在左手》面世，让人们记住了这位生于乡野、身有残疾，却写出了最热烈、最真挚诗句的女人。如今，它焕新面貌，重新来到读者面前。  
新近出版的《月光落在左手》十周年特别版收录了余秀华的150首经典诗作和20首近年新诗，完整呈现了她从崭露头角、沉淀摸索，到逐渐成熟的创作历程，邀请读者共同见证她如何把生活的泥泞，淬炼成蓬勃的呼喊。  
作为脑瘫患者，余秀华的身体从来不是轻盈的居所，而是笨重的、疼痛的、需要与之搏斗的存在。“当我注意到我身体的时候，它已经老了，无力回天了/许多部位交换着疼：胃，胳膊，腿，手指”，疾病与感知、残缺与完整、痛苦与诗意在身体这个容器里共存，成为余秀华感知世界的特殊方式，成为她诗歌的起点与质料。  
春天是余秀华反复书写的季节。在她笔下，春天是具体的、可触感的。她让自己融入自然，“我在水里小幅度地摇摆/把一些词语光亮的部分挑在草尖上”；她活在田野里，“只有万物欢腾/它们又凑足了一个春天”。土地给了她繁重的农活，也给了她诗；给了她疼痛，也给了她四季轮回中从不缺席的春天。



### 海子的小说集“开头”有惊喜

肖肖

37年前的春天，诗人海子写下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首诗——《春天，十个海子》：“春天，十个海子全部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个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写下这首诗12天后，海子离世，年仅25岁。创作生涯虽然短暂，但海子留下了大量作品。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根据海子遗稿整理的小说集《开头》。《开头》收录《少年时代》《大草原》《庄园》等多篇作品，均为首次面世。海子15岁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把生命中最热烈的时光都献给了文字。  
从开始创作到离世，不到7年的时间里，海子写下近200万字作品。《开头》中，作者的语言鲜活而富有想象力，可以视为其对诗体小说的一种探索。海子在其中写少年时代隐秘的记忆，大草原上心爱的姑娘，庄园、渔村里暗涌的角力……这些未被驯服的生命力，淘穿蒙昧的生活迷宫，持续燃烧着爱与希望。《开头》是对海子世界的重要补充，诗歌之外，他的文字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春天万物生发般的惊喜。



读有所得



## 读《张三李四》，看寻常人的悲喜、挣扎与坚守

左琦

韩少功的小说集《张三李四》收录短文48篇，我或床头，或闲暇，接续读完，忍俊不禁。总的体认是，颇带松弛感，好读，情节简单紧凑，语言轻盈诙谐，说的是别人，也许身边人当中的某些特质能对号入座也未可知。作者将目光投向世俗人间，那些被时代裹挟、被生活打磨的“张三李四”，褪去宏大叙事的光环，在荒诞与真实交织的日常里，演绎着属于寻常人的悲喜、挣扎与坚守。

这部作品延续了韩少功一贯的人文底色，涵盖他对人性、生活与时代的深刻洞察，相较于他的《山南水北》《马桥词典》，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却以更具烟火气的小人物叙事，让文学的温度直抵人心，成为其乡土与人文叙事中极具烟火气的一笔。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竞争力。”作者在自序中如是说。《张三李四》的魅力，就在于其对小人物群像的极致刻画，非英雄传奇，无惊天伟业，日常琐碎，生存窘迫与本心微光，是本书平凡却最动人处。韩少功的文字向来兼具锋芒与温度，他将一个个鲜活的普通人铺展在纸上，他们各有棱角、各有局限，却都在生活的褶皱里生长出惊人的韧性。  
《过河》中的曹正根，同老妻桂芳的婚姻矛盾无法调和，两人决定去离婚。恶劣天气下必经的一条河，成了离婚途上的拦路虎。两个人物在过河过程中的动作、语言、神态描写极具画面感，小夫妻看似怀揣深仇大恨的言行里，透露着多年共同生活形成的互敬互爱、互帮互助。最终，这条河成了挽救夫妻关系的一根稻草。这样的小故事蕴藏着对家人的牵挂、对生命的敬畏，也蕴藏着小地方人物对人间真实的倔强与和解。  
《禁码令》里的贺乡长，《闹辞职》中的玉和，都谈到了“骂娘”的问题。前者是群众针对领导，后者是领导针对群众。在基层工作中，这样的粗鄙口头禅并不鲜见，但人物之间的关系走向也暗示了作者立场——娘不能随便骂，工作的语言艺术要在干群打交道时产生的分歧和矛盾中，总结经验，逐步提升，以就事论事维护个体纯粹与尊严。既然娘骂不得，那话就得好好说，事就得按规矩做。两则故事的结局，都明朗向好。  
《母亲》一篇中写到的多多，是个富二代，由于父母忙于生财事业，对他疏于陪伴和有效管教，以至于他的母亲肝癌去世后，孩子无泪可落。父母成了多多头脑里的某种概念抑或符号。这也给当下的世人些许警醒和思考——孩子需要的，不是商场、网络随时可买的玩具零食，而是家的温馨，爱的浇灌。如果情感最终以物的形式呈现，那施物者收获的，只能是一颗空心。

作品以“小说”归类，既是小说，必然有荒诞离奇之处。猎户杨某的铁铤有灵，野物靠近便会扑扑直跳；长期打农药的盐农竟百毒不侵，能毒死一条咬他的毒蛇；贩蛇人黑皮坏了功法后经历了一场惊悚骇俗的人蛇大战；塌鼻子郎中能听到他人腹诽……这些人物大多没受过系统性的文化教育，却不乏生活智慧和处世哲学，他们完全拟定了一套符合自身生存的社交法则，活出了趣味，活成了经典。虽然作者在部分文本中已交代“真假莫辨”，意在不必过于探究或计较事件的可信度，但这依然不失为作品可读性的一种体现。  
48个故事，凸显48个主要人物，用极简的白描画风勾勒乡土人物，是韩少功一贯的语言风格。想到多年前读他的《爸爸爸》，目光呆滞的丙崽让人过目不忘。同样，此作中凶悍的玉老爹、喜欢批写“同意”的马冲琪、行事癫狂的荆痴子，哪个不是愚昧里透着可爱，鲜活里显露性情？冯骥才的《俗世奇人》以千字立人，阿城的《棋王》善短句写形，而韩少功此作雅俗相融、节奏明快，可见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名家手法既有相通之处，又兼具个人禀赋。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用文字白描人物，每篇而配的插画亦是形神兼备，让文字里的众生相有了具象的模样，可谓相得益彰。于读者而言，能在快节奏时代下“解闷”式阅读，必定更为轻松自在。  
冲着“韩少功”的名头而来，果然读到是一本个人辨识度极强的、非常“韩少功”的作品。掩卷沉思，悠长回味，芸芸众生在意识里慢慢镌刻，人间过客在岁月里缓缓沉淀。读罢不禁心生疑问：倘若让韩少功来写世间的你我，又会勾勒出怎样的模样，又会有怎样的自传片段？